

「，那就要奉勸顏先生，有時『愛惜羽毛』要必是還的。兩個專欄都不是定期性的，何妨考慮一下『重質不重量』的作法？說不定這樣可以大大增加將來真正成爲一個『專欄作家』的希望呢。（平信宜）

三腳雞

讀「昨夜」，李昂著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國時報

人間副刊

中國時報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構想極好，可惜被邀作家多不捧場。除了少部分作品偶永可喜，平穩細緻外，多數名家不是硬湊字數，狗尾續貂，就是舊瓶裝老酒，把說了幾百次的故事再說一次。這是旁話，略過不提。

且說十月十五、十六、十七三天，中國時報所登的李昂先生大作「昨夜」，讀了後實在教人如鯁在喉，不吐不快。

「昨夜」一開始的文字就足以減退食慾。說是像王文興嘛，又沒有那種韻律之美；說是像黃春明嘛，又偶而出現些「蓋」呀，「亂」呀這些「時髦」青年的口頭語；像七等生吧，差可比擬，可惜只是零零碎碎的效顰作態，並未造成作者處心積慮的效果：「然而終就必得知覺到身旁伴隨的人都不可能是他，再迴滿心懷他那般分秒閃變千萬種種神情與姿勢的眼神」。（以上是一個例句，並非手民誤植。）至於像「然而甚至直到後來，他從不讓她這樣覺得」已頗有七等生「我們驚奇地互相看見」之「氣魄」，只可惜孤句無力回天罷了！

說到故事的内容，凡是看過李昂在五月中旬，發表於中國時報的那篇「人間世」的朋友，再來欣賞此篇，當會感到溫故知新。「昨夜」給人一個感覺，好像男女主角，老遠從臺北坐計程車到宜蘭，爲的就是床上相見。其他時候，一兩萬的文字都是詰屈聱牙，語義含混，爲什麼到了最後幾百字的枕頭戲突然雨過天青，文字變得那麼清晰通順、形容詞用得那麼準確深入，動詞用得那麼恰如其份，意象變得那麼新鮮活跳！這一段「爲藝術而犧牲」的「插片」，爲的是什

麼？給「苦其心志」「有始有終」的讀者一個「意外的禮物」嗎？

男女間事不是不可以寫，但請用勞倫斯那種坦蕩的胸襟寫。拘異的「鹿港語」，隱密的深黃色，固可「哄動」一時，萬人矚目，但絕不就等於成功或成就。一隻三腳雞站在西門町，也會有許多人圍觀的。「怪」並不一定就是「好」。我們寧願看「查泰萊夫人」，也不忍卒讀歐化未成的「素女經」。（木易子）

沒落與希望

讀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（中國時報人間副刊）

民國六十三年十月二日——

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於十月二日起展出一系列當代名家的短篇小說，至今已刊出二十餘篇，並繼續刊展中。

對這次大展的觀感，就已發表的二十多篇小說而言，許多人的意見頗有出入，有人認為參展作品十分傑出，表現了我國小說家在藝術上已臻成熟境界，而

且多數作品，在內容上都能與我們的現實生活相結合，可以看出當代作家已不再空洞的祇寫些純屬消遣性的「愛情」故事，透過作品，他們提出了問題，社會的、文化的甚至更實際的教育、婚姻問題，使讀者讀過之後，也來思考存在於我們週遭的一些人生問題。

另有一些人却不以為然，他們說這次的小說大展，雷大雨小，就作品而論，真正够格的談不上幾篇，和其他報章雜誌上的一般小說並無二致，而硬要冠上什麼「當代中國小說大展」就未免顯得小題大作！

而我個人却認為不管這次的「小說大展」辦得成功與否，都有它的價值和意義。在小說前途日趨沒落的今天，能有人來舉辦這樣一項活動，無異給小說的出路帶來新的希望，若由此而能刺激更多更好的作品問世，將更是「小說大展」的額外收穫。

此次「小說大展」最使人非議的是水準的參差，相差很大。一般來說，藝術作品的最高成就就是沒有止境的，而維持起碼的水準却也是報章雜誌的編者應盡的責任。

據說，這次「大展」的稿件都是特約來的，幹過「老編」的人都知道，約稿的弊端就出在碍於「情面